

# 异常语言现象: 类型与归因探索\*

王 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100191)

**提 要:** 异常语言现象是语言使用过程中偏离显性或者隐性语言规则的结果, 语言单位组合整体意义需要词汇意义、语法意义、结构意义、语用意义和语言世界图景等各个方面的协调统一才能实现。某一方面出现偏差, 都会导致不合格的用法出现。通过对比组合语义的正常与异常实现, 本文将异常语言现象的根源分为语言世界图景、词汇意义、语法意义3个主要因素, 并对每个因素的体现进行具体研究。分析异常语言现象, 对深入探究相关正常语言现象的完整语义,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语言异常; 语言世界图景; 词汇意义; 语法意义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3)02-0045-5

## Language Abnormality: Type and Attribution

Wang Ro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Language abnormality is the result of deviating from dominant or recessive linguistic rules. The meaning of the language unit has its lexical, grammatical, structural, and pragmatic aspects and aspect of language picture of the world, and deviation in any aspect will lead to substandard usage. In this essay, we divide the causes of language abnormality into language picture of the world,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meanings and give their concrete manifest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abnormality; language picture of the world; lexical meaning; grammatical meaning

### 1 语言异常与语言的异常使用

语言层面的异常在语言使用实践中非常常见。不仅在无准备的日常交际中经常会出现词汇选择和语法变化方面的错误, 在正式的出版物中也经常会出现打印错误、用词错误、搭配错误, 这应该归结为一种“非故意”异常。对这类语篇的理解可以先纠正错误, 然后按正确的用法来理解。有时需要借助上下文来理解话语中出现的语义或语用异常, 语句的意思可能就是一种荒诞事件。如 Апресян 曾举出这样一个例子: Преступники угнали нескольк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машин. 他认为, 这句话或者是错误的, 应当使用 частных 表示私人的, 而不是 собственных (自己的), 句子表达的意思应该是“罪犯偷了几辆公车和私家车”; 同时这句话也可能是对的, 即

собственных 没有用错, 句子表达的意思是“罪犯偷的几辆车有公车, 还有他们自己的车”。句子表达的情景虽然不合常理, 但不是绝对没有可能。(Апресян 1995: 601)

除“非故意异常”外, 言语实践中更常见的是有意违反语言规则, 即“故意异常”(намеренная аномалия), 也叫做语言的异常使用。根据异常使用的目的, 这类语义异常的语句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根据字面意思可以推导出语义正常的解释(形象性和力度上会降低), 二是语句不能推出标准语义, 突出的是违背的规则本身”(Арутюнова 1987: 17)。第一类是指违背交际准则的语句, 说话人的实际交际意图是语句字面意思之外的含义。关于交际准则及会话含义已有很多的论文涉及, 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提出一点——解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汉新时代教学词典的理论与实践研究”(08JJD74005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面向信息处理的俄语文化词汇研究”(YWF40-06-024)的阶段性成果。

释逻辑矛盾和同语反复的语句的隐含意义不能完全从言语交际的一般准则推导而来,“这类语句的理解经常带有具体语言的规律性特点”(Булыгина, Шмелёв 1990: 100)。А. Вежбицкая指出,类似于Boys will be boys, War is war这类同语反复的语句在英语中较为常见,解释这类句子要考虑有无冠词、动词的时间形式等(Булыгина, Шмелёв 1990: 100)。俄语中也是如此,需要考虑的参数包括:名称的类型(专有名词、描述性短语或代词),是否有系词、时和式、词序等。俄语中同语反复句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使用есть或者всегда, везде, всюду等词,另一类常用это或者人称代词。两类语句的解释也不相同。第一类,如Дети есть дети, Обман — всегда обман,表示事件或对象不是特殊现象,根据名词的语义及其指称特点可能会表达出说话人对他人缺点的容忍,对现象消极方面的理解以及必须完成自己的义务,与其相应的是说话人对事件或对象的负面评价。第二类,如Мы — были мы, а они — они, а другие — так те не в счёт(А. Галич),表示单个或一类对象的特殊性,与其他对象或类别存在不同之处,评价色彩一般是正面评价。

## 2 语言世界图景因素导致的异常

世界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规则包括自然规律和人类设定的规则和法律。自然规律保障大自然保持平衡,人类有目的的活动中形成了各类规范。当然,既然存在规则、规范,也就存在对规则、规范的偏离。因此,符合规则是正常,偏离规则就是异常。“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具有选择性,异常现象首先会被注意到,因为异常现象总是突出的。”(Арутюнова 1987: 4)人类对偏离现象的关注就要求语言提供表示偏离的语言手段。参数形容词的语义结构及其数量构成印证了这一点。参数意义结构由标准、对标准的正负偏离3部分构成,反映到数量方面应该是3者基本相等。而实际上,语言中表示标尺中间部分的词汇很少,以俄语为例,只有обычный, средний, нормативный, стандартный,而表示标尺两端的词汇不仅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能够通过构词和词汇手段获得丰富的表现力色彩。构词层次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前缀без-与表示非组合性对象的名词或形容词组合形成诸如безногий(缺一条或两条腿的), безволосый(没头发的)等表示特征缺失意义,而与之相应的反义词却不表示具有特征,而是表超常,即异常:лобастый的意义是“大额头

的”,而不是“有额头的”,有额头是正常现象。

异常事件特征对通报内容和句法关系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有两只手”这类语句在句法结构上符合语言规则,但往往不能以字面意思直接参与交际,因为人有两只手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没有必要以新信息的形式告知他人,交际中这类语句几乎总是用于转义。句法结构方面,异常现象在语言中的优势使得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出现否定语句,这是因为偏离现象都具有直接称名,所以通报偏离现象不需要使用否定。一般说Он опоздал,而不说Он не пришёл во-время,当需要缓和语气或在特定上下文中才使用否定,例如Он обещал прийти во-время, да не пришёл. 不仅如此,在否定状态下不能够通报偏离的程度,俄语中可以说Он опоздал на час,但不能说\*Он не пришёл во-время на час.

语言反映世界的角度还会影响词汇的范畴性特征,语言图景与科学图景间的差异与具体语言对世界的“认识”角度有关。根据生活经验,所有的过程都具有一定的速度,但速度的语言观念化可能与客观特征形成矛盾。例如,风是空气在大气层中的移动,这种移动与所有的运动一样都具有速度的特征,汉语就有“疾风骤雨”、“风速”的说法,但俄语情况有所不同。俄语也可以说Скорость ветра составляет 15 метров в секунду,但不可说\*Ветер дул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медленно>。“俄语日常语言(非科学语言)将“风”的相关特征概念化为“强度”(сила),而不是速度:сильный <слабый> ветер. 如此,俄语日常语言中“风”的形象就不是空气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点的移动,而是空气在某个地点的状态”(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Иомдин 1999: 25)。

“由于生存环境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不同民族或种族的人们的认知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林正军 王克非 2012: 62)不同认知方式会反映在词汇的范畴化语义特征方面,这种民族语义特征在跨语言转换时会对对象语言产生影响,导致语言错误。如汉语说“喝汤”、“喝粥”。如果按汉语思维译成俄语,就是“пить суп”,“пить кашу”,而俄语中对应的表达是“есть суп”,“есть кашу”,字面意思是“吃汤”、“吃粥”。这反映出同类事物在两种语言中的范畴化角度不同:汉语截取了“汤”、“粥”的液态特征,将其归类到可饮用液体类;俄语截取了“суп”和“каша”的饱腹性特征,将其归入到饭食类。

### 3 词汇语义组合异常

词汇语义是语言与言外世界联系的直接纽带,“词与词之间组合不仅要遵循一定的形态-句法规则,更重要的是遵循一定的语义规则”(薛恩奎 2011: 28)。词语组合首先要符合语义一致的原则,否则就会导致语义异常。词汇语义包括预设与陈说两个层面,同时只有满足两个语义层面的要求才能够达到语义一致。Ю. Д. Апресян 曾指出,“每一类别意义的动词都要求与其相应类别的名词,因为名词间的差异可能对一类动词意义很重要,对另外一类动词则不重要”(Апресян 1967: 233)。其实,不仅是动词而且任何词组或句子是否异常,取决于被支配词汇是否符合支配词的语义要求。

现实世界存在的逻辑关系是影响语义组合的重要因素。言外情景间的关系多种多样,除了时间上的同时或异时外,还存在着诸如因果、条件、让步等逻辑关系,而且两个情景间可能可以存在一种以上的逻辑关系。连接词直接决定所表达的情景关系,错误选择连接词会导致异常语言现象的发生。<sup>8</sup> Хотя он обижал её, она его не простила. 根据生活经验,情景“得罪人”一般会导致“对方不原谅”,即情景“得罪人”会阻碍“对方原谅”的出现,两个情景之间存在“致使”关系,但这种阻碍不一定会导致另一个情景的出现,所以与“得罪人”相关的情景可以是“对方不原谅”,也可以是“对方原谅”。两个情景间的关系在语言中需要使用连接词来表示,连接词语义与情景间的关系不一致就会导致语义异常。连接词 хотя 的语义可以描写为“хотя Q, P = [a 预设]。通常, Q 类型的情景影响既有事态;其结果是如果 Q 类型的情景发生,则不会发生情景 P; [6] 当下的情况是 Q 发生, P 发生”(Урысон 2003: 224)。例子中让步连接词 хотя “指出两个情景间的致使联系: 连接词引导的情景是另一个情景存在的原因或有利条件”(同上: 222)。因此例句中的异常体现在: 一方面, хотя 的预设表示“得罪她”会致使“她原谅他”不发生,其陈说是对预设的否定;另一方面,“得罪她”与“她原谅他”两个情景自身的特征排除了二者之间的致使关系,与 хотя 的预设矛盾。去除这种异常,只需将不发生的情景改为发生即可: Хотя он обижал её, она его простила.

词汇语义的搭配异常与逻辑矛盾之间不是等值关系。一方面,“远不是所有的逻辑矛盾都可以导致语言错误的出现”(Апресян 1995: 608)。逻辑上矛盾的一些语句在语言中可以接受,形成

特定的修辞模式,如矛盾修饰法等。如 Я её люблю и не люблю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这类“异常”语句之所以出现,是由于语言中不存在其他“不异常”的方式来表示相同的意思。同时,逻辑上正确的意思有时不能用语言直接表达,如<sup>9</sup> Я обещаю, что P, но не намереваюсь P. 这种异常违背的不是语义规则,而是语用规则——真诚原则,这类语句的意思不利于说话人自身的利益,一般语境中不能出现。

另一方面,大多数的语义异常与逻辑矛盾相关。首先,如果逻辑上矛盾的语义使用的表达方式性质不同则产生异常。假设语义语言表示中存在逻辑上相互矛盾的“P”与“非 P”,如果相对应的深层和表层句法表示中,“P”与“非 P”都可以用词汇来表示,则除了下面第二条的情况不会产生语言错误,但可以产生完全符合语言规范的内容不实、无意义或矛盾的句子。例如,上文 Я её люблю и не люблю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这个语句中,逻辑上相互矛盾的“爱”与“不爱”都是通过词汇形式表达,这种句子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由于她的一些特点而“爱”,“不爱”是因为她的另外一些特点所致。这种看似矛盾的意思同时在表层句法中得到实现。如果“P”与“非 P”一个意义成分是通过词汇手段之外的语法手段实现,那么大多数情况下深层和表层的句子都是不合格的。例如,俄语中带 при-前缀的位移动词的未完成体 при-бегать, прилетать, приходиться 等没有实际持续行为这种体意义,因而就不能与表示持续的副词或副词短语搭配,不能说<sup>10</sup> Он долго приходит,<sup>11</sup> Самолёт недолго прилетал. 句子不合格的原因就是 долго, недолго 的持续意义是由词汇来表达,与其相矛盾的完结意义是由 приходит, прилетал 的体意义(语法意义)表达。如此一来,不同性质语义上的逻辑矛盾导致语言上的异常。

第二,一个语义单位的释义核心与另一语言单位的模态框架存在逻辑矛盾,两个语言单位的模态框架间存在矛盾或者某一语言单位的模态框架本身存在逻辑矛盾,这 3 种情况下会产生语言异常。第一种情况: 一个语义单位的释义核心与另一语言单位的模态框架存在逻辑矛盾。可以通过指示词<sup>12</sup> вот не X 来解释。Вот X 的释义为“说话人指示客体 X (X 有指称) 给听话人看; 说话人认为客体 X 所处的空间与自己有直接联系”(Апресян 1995: 615)。当 Вот X 被否定时(要表达非 P 的意思) не X 表示没有客体 X, X 就失去了指称意义,这样语言单位 X 的核心语义与 вот 释义

中的“指称意义”相矛盾,也就导致其模态框架“说话人认为客体 X 所处的空间与自己有直接联系”不成立。第二种情况:两个语言单位的模态框架间存在矛盾,例如,\**Даже уж Иван (-то) придёт* 的异常在于 *даже* 和 *уж (-то)* 的模态框架意义之间存在矛盾。*Даже X сделает P* 的释义为“说话人确信 X 之外的其他人会做 P; X 也会实施 P; 说话人认为 X 不会实施 P”(Апресян 1995: 617); *Уж X (-то) сделает P* 的释义为“说话人确信 X 会实施 P; 说话人认为 X 之外的其他人有可能不实施 P”(同上)。二者的释义中存在两个矛盾之处:一是说话人确信 X 之外的人会实施 P 的同时又认为他们有可能不实施 P; 二是说话人一方面认为 X 不会实施 P,另一方面确信 X 实施 P。第三种情况:某一语言单位的模态框架本身存在逻辑矛盾。*Пальцем шевельнуть* 的释义为“做得很少; 说话人认为,能够做某事的主体什么也没做,因为他不想做”(Апресян 1995: 617),该短语常以否定形式出现,没有特定上下文的肯定型用法往往出现语义异常。\**Петр пальцем шевельнул* 的异常表现在,语句有“做了很少”的陈说意义成分,这与其模态框架中的“说话人认为主体什么也没有做”相互矛盾,而其否定形式 *Петр пальцем не шевельнул* “做了很少”的陈说意义在否定的作用下变成“手指都没动→什么也没做”,与模态框架的意义一致。

第三,违反语义表示的陈说和非陈说部分构建规则的逻辑矛盾导致的语言异常。陈说部分是指可以被否定作用的部分,非陈说部分(预设)不受否定的作用,如果语句被否定时非陈说成分被否定就造成语义异常。例如:\**Каким не он мне показался чудачком* 不可说的原因如下:这句话是其肯定形式 *Каким он мне показался чудачком* 与 *Не он мне показался чудачком* 的综合。前者的预设成分是 *он мне показался чудачком*,陈说是“我观察到的性质程度很高”;后者的预设是 *Кто-то мне показался чудачком*,陈说是“我认为是怪人的那个人不是他”,前者的预设与后者的陈说发生矛盾,相当于否定作用于预设成分,因此导致\**Каким не он мне показался чудачком* 的异常。

#### 4 语法意义导致的异常

除了词汇语义是否搭配之外,语法形式的意义是否符合组合的要求也是决定组合是否异常的因素。类似错误常表现为词语语法形式使用错误,如动词体选择失误、名词用格失误等。这些错

误明显违背语法规则。语法规则是语言进程中语法化的结果,大多没有理据。下面,我们将讨论语法形式意义在组合语义建构的理据性功能。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Е. Н. Ширяев 根据语义容量大小,将存现句按主体与谓词逻辑关系分为证同关系(句中的谓词是证同谓词)、属种关系(分类谓词)、人称名词的所属关系(关系谓词)和特征关系(Арутюнова, Ширяев 1983)。在这种分类方法中,句子的时间形式与谓词的语义有密切联系——“分类谓词句过去时形式标志着指称主体本身属于过去,这是因为静词谓词所属的自然分类片段具有‘永恒’和客观的特征,该类句子因此通常可用于现在时形式”(Никитина 2011: 6)。例如,*Сократ был грек* 与 *Сократ грек* 两个语句都是属种句,表示 *Сократ* 在国籍类别上属于希腊人;两个语句虽然同义,但意义各有侧重:系词的过去时形式(*был*)与主体在时间上一致,强调所指称的主体属于过去,不是当下存在的具体的人;系词的现在时形式(句中不出现)与谓词在时间上一致,强调谓词赋予主体的特征是恒久不变的。一格静词谓语的这种意义与表示可变特征意义的五格静词谓语区分开来,两种语法形式意义的差别导致某些句子语义异常。如\**Я был химик* 异常,*Я был химиком* 则正常。前者的异常体现在:由于 *химик* 的一格意义影响,过去时指向句子的主体,表示主体 *я* 是过去存在而现在不存在的人,可是“我”是当下的说话人,与句子主体当下不存在矛盾。

一些句法模式本身具有的总体意义对其构成成分词汇意义和语法形式具有隐性限定作用,违反了限定规则就会出现异常语句。例如:五格描写构造,即动词+名词(或代词)+形容词(第五格)。这种构式“所引入的特征意义一定与另一个‘背景’特征相对立”(Кузнецова, Рахилина 2010: 180)。形容词的第五格语法意义也是总体结构意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固定语义动词与第五格形容词的共同作用使该构造与另一结构非常相似的一致定语限定构造,即动词+名词(或代词)+形容词(与主体或客体同格)相区别,后者的总体意义是“引入了一个新特征”(同上)。如 *В углу стояло и валялось несколько пустых бутылок, однако Тимоша не выглядел пьяным*/\**пьяный*。第一格形式的不合格一方面来源于感知动词语义结构对表示变化特征配价的要求,另一方面“俄语第五格的某些用法明显与可观察事件语义相关”(同上:181)。第五格强调情景的可

观察性和明确的视觉形象使其与比较意义的 как 相区别,第五格用于比较意义来表达对象的外在形状,如 лежать стопкой,不能说\* лежать как стопка. 当比较的不是外在变化,而是内在性质方面的比较,即变化观察不到的情况下,不能用第五格,如 греет как печка / \* печкой.

## 5 结束语

本文区分与语言相关的两类性质不同的异常现象,并对不同因素导致的语言异常进行具体分析。语言异常是语言单位组合过程中语义相互作用的结果,组合整体意义的实现需要词汇意义、语法意义、结构意义、语用意义和语言世界图景等各个方面的协调统一,某一方面出现偏差都会导致不合格的用法出现。语言异常现象不完全等同于语言错误。在某些语境中,说话人会有意使用“错误”的语言表达方式来达到其交际目的。这种个体性的语言异常现象应当视为偶然用法,这是许多言语作品的语言特色之一。本文对语言异常的分类不具有完全科学化的特征,类别之间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有的异常现象涉及词汇语义、语法意义和语用等多个方面,在上下文因素的作用下纯语义异常用法可能会转换为合格用法。对异常语言现象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正常语言手段深层语义特征的认识,为认识语言整体提供一个新的维度。

## 参考文献

- 林正军 王克非. 跨语言语法隐喻探讨 [J]. 外语学刊, 2012 (1).
- 薛恩奎. 动词的语义范畴与句法模式 [J]. 外语学刊, 2011 (5).
- Апресян Ю. Д. Элементар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еман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 [M]. М.: Наука, 1967.
- Апресян Ю. Д. Языковые аномалии: типы и функции [A].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амяти академика Георгия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а Степанова (1919 – 1986) [C]. М.: Наука, 1990.
- Апресян Ю. Д.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 II [M]. М.: Язы-

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5.

-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Аномалии и язык (к проблеме языково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7 (3).
-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Ширяев Е. Н. Русск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Бытийный тип (структура и значение) [M]. М.: Наука, 1983.
-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И. М., Иомдин Л. Л. Семантика быстроты [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99 (6).
- Булыгина Т. В., Шмелёв А. Д. Аномалия в тексте: проблемы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A].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сть и аномальность текста [C]. М.: Наука, 1990.
- Кобозева И. М., Лауфер Н. И. Языковые аномалии в прозе А. Платонова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процесса вербализации [A].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сть и аномальность текста [C]. М.: Наука, 1990.
- Кузнецова Ю. Л., Рахилина Е. В. Русские депиктивы [A].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конструкций [M]. М.: Азбуковник, 2010.
- Никитина Е. Н.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с именительным и творительным предикативным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к проблем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х категорий) [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11 (6).
-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 [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 Радбиль Т. Б. Языковая аномальность в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к проблеме типологии [J].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2006a (1).
- Радбиль Т. Б.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е аномалии в среде языковых аномалий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J].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2006b (2).
- Радбиль Т. Б. Аномалии в сфере языковой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и мира [J].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2007 (1).
- Урысон Е. В.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и валент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лов с уступительным значением [J].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2003 (6).